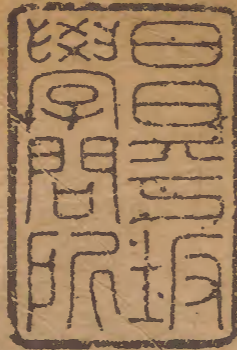


史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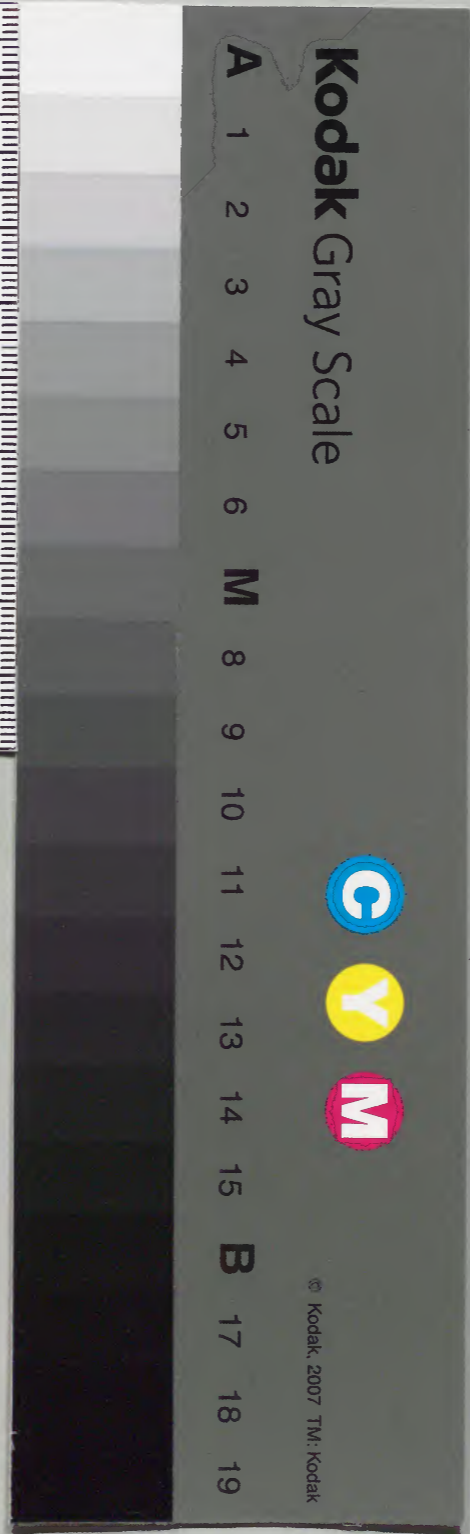
六十二之三



				漢書門
		二	三	
		一	二	
		一	二	
一六〇	一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九〇	二二三	漢	
函	一	書	
一九	二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21	
冊數	160 (28)		
函號	290	140	



史緯卷六十二

三國志魏書三

列傳

后妃

武宣卞皇后琅邪人文帝母也本倡家年二十太祖納為妾

隨太祖至洛華卓為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

問時太祖在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

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至使禍至共死何苦

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為繼室

太祖始娶丁夫人又得劉夫人生子修劉早卒丁養修修亡

淺草文庫

非藏

大正

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太祖到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却行立於戶外復云得無尚可耶不應太祖曰真訣矣遂與絕初丁夫人既為嫡加有子修視后母子不足后為繼室不念舊惡常四時使人饋送又私迎之延以上坐而巳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耶其後丁亡后請太祖殯葬許之及太祖病困歎曰我前後行事於心未曾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修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太祖

常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為太子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以得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太祖聞之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是最為難二十四年拜為王后文帝踐阼尊后曰皇太后稱永壽宮太后每見高年白首輒住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當怪吾遇之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莫望恩貸也帝

為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厨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黃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曰：「案典籍，后父無分土命爵之制，秦漢行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乃止。太和四年，崩，合葬高陵。秉自以功封開陽侯，卒。子蘭嗣，少有才學。明帝時，蘭見外有吳郡，而帝留意於宮室，數切諫，後蘭苦消渴，時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帝變色，蘭終不服。卒。子暉嗣。

文昭甄皇后，無極人，明帝母也。后少時，每寢寐，家中髣髴見

善學所得

有人持玉衣覆其上。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諸姊皆止，閉觀之。后獨不行，諸姊問之，后曰：「此豈女人之所觀耶？」年九歲，喜書，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汝當作女博士耶？后言：古者賢女，未有不以前世成敗為已誡。不學，何由知之？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謂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寶為罪。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舉家稱善。建安中，袁紹為子熙，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太祖下鄴，文帝入袁尚府，有婦人被髮垢面，流涕立。紹妻劉氏後，文帝問之，劉氏答是熙妻。顧擘髮髻，以巾拭面，姿貌絕倫。遂見納，有寵。生明帝。文帝

真偽不可辨

踐阼山陽公奉二女以嬪於魏郭后李陰二貴人並愛幸后
 失意有怨言帝大怒黃初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於鄴明帝
 即位追謚曰文昭皇后別立寢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
 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改葬朝陽陵太和六
 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謚淑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亡
 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烈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惠為之後承
 甄氏姓封惠平原侯襲公主爵幽昏假子失禮極矣
 文德郭皇后廣宗人父永南郡太守后少時永奇之曰此乃
 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為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
 家太祖為魏公時入文帝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

定為嗣后有謀焉及踐阼為貴嬪黃初三年文帝欲立為后
 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
 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嬀並以賢明流芳
 上世桀奔南巢禍階妹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己是以聖哲慎
 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
 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
 人豐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齊桓誓命於葵丘亦曰無以
 妾為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
 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止起也文帝不從遂立為
 皇后后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柴貴

人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
 譴讓輒為帝言其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為之頓首請罪是
 以六宮無怨曹洪家富而性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
 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下太后謂后
 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救帝廢汝矣后於是涕泣屢請乃
 得免官削爵土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為婚后聞之救曰諸親
 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當與他方人婚也后姊
 子孟武求小妻后止之遂救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
 不得因緣取以為妾也宜各自慎無為罰首常救戒外家曰
 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慎乎五年帝東

悉必后讓
 之

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
 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
 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可乎六年帝
 東征吳至廣陵后留譙宮宿衛欲過水取魚后曰水當通漕
 運今所不足者豈魚乎明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安宮
 孟武母卒欲厚葬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
 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為法青龍三年春后崩初甄后之
 誅由后之寵及殯冷被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后使養明帝
 帝既立心常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后曰先帝自殺之何以
 責問我且汝為人子可追讐死父為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

父殺母子
 不可讐也
 殺其母則

固母之讐也母之所讐子亦讐之可也

此語卞氏亦在其中

怒遂逼殺之救殞者使如甄后故事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明帝為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同輿輦及卽帝位立為皇后初明帝為王納河內虞氏為妃帝卽位虞氏不得立卞太后慰勉之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夫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縊還鄴宮以后父嘉為奉車都尉嘉本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容止舉動甚蚩駘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為笑帝之幸郭后也后愛寵日弛景初元年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郭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禁左右不

虞氏之言
駭矣

得使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謚葬愍陵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明帝甚見愛幸帝疾困立為皇后齊王卽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寧宮值三主幼弱宰輔執政與奪大事皆先咨啓太后而後施行母丘儉鍾會作亂咸儉其命以為辭焉景元四年崩

公孫度

公孫度襄平人度父延為玄菟郡吏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親愛之遣就師為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薦度為遼東

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爲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召度子康爲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之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宜曰漢祚將絕當與卿圖王耳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爲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爲輔也度大喜故河內太守李敏恐爲所害乃將家屬入於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設壇於襄平

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恭爲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拜恭爲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恭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明帝卽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國家知淵兩端恐遼東吏民爲淵所誤公文下遼東因赦之曰告遼東玄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自擅江表恃江湖之險阻王誅未加比

年以來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賀遷有無既不疑拒齎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陷君於惡春秋所誅也遼東玄菟奉事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數曾無匡正納善之言乃阿順邪謀脅從奸惑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芝艾俱焚安能自別乎且又此事顯然易見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怵惕之患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厭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忽背叛之名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之日覆衆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乃至

於此今忠臣烈將咸忿遼東反覆攜貳皆欲乘桴浮海期於肆意朕爲天下父母念天下新定既不欲勞動于戈費役如彼又悼邊陲遺民迷誤如此故遣郎中衛慎等日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臣能輔時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焉倘爲逆惡所染汙不敢倡言其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權遣使張彌許晏等將數十人齎金玉珍寶立淵爲燕王欲因市馬特聞淵受權燕王之號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散騎常侍劉劭以爲昔淵父康斬袁尚兄弟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淵亦恐權遠不可恃

且貪貨物、誘致悉斬之、送彌晏等首、明帝於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眾如故、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孫淵敢違王命、廢絕計貢者、實挾兩端、既恃阻險、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眾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滅貊、與淵為仇、並為寇鈔、今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懼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駿弘、武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

何何不使
以往而使

性果烈、乃心於國、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辯而不俗、加仕本郡、習其國風、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為可使弘行為說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才足以行之、辭足以見信、雖鄒生之降齊王、陸賈之說尉陀、無以遠過也、欲進遠路、不宜釋騏驎、將已篤疾、不宜廢扁鵲、願察愚言也、明帝遣傅容、聶夔往淵、計吏從洛陽還、語淵曰、使者皆擇勇力者、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怖、容夔至、住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景初元年、遣幽州刺史母丘儉、齎璽書徵淵、淵發兵逆於遼、遂儉不利而還、淵遂自立為燕王、置百官、遣使者假鮮卑單于璽、誘呼鮮卑

侵擾北方。二年春遣太尉司馬懿征淵。六月軍至遼東。淵聞魏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戮其使羊道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傷郡驅畧而歸亦足以報雪曩事矣。權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也。淵遣將軍卑衍楊祚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懿軍至令衍逆戰懿遣將軍胡遵擊破之懿令軍穿圍引軍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還救襄平懿進軍首山休

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為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至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修櫓為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眾潰與其子修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淵兄晃

為恭任子在洛聞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數自表聞欲令國家討淵帝以淵已秉權故因而撫之及淵叛上欲活之有司謂不可遂殺之

張魯

張魯豐人祖陵漢順帝時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將兵擊漢中魯遂據之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名鬼卒已號祭酒各領部眾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懸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鬼道輒病之病者令自

首過犯法者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為治民吏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以魯領漢寧太守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功曹閻圃曰漢川之民戶過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方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遠稱王號必為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眾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將還西曹掾郭諶曰魯已降衛雖不同偏携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破衛斬之遂入蜀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閻圃曰今以迫往其功必輕

不如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寶貨倉庫國家之有也遂封藏而去太祖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勞之魯盡將家屬以出太祖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封魯五子及閬圃皆為列侯

曹仁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潁疆諸縣多下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為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故宜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

遂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盡復收諸縣而還河北既定從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封都亭侯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吳將周瑜將數萬眾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眾少為所圍左右在城上望見金垂沒皆失色仁被甲上馬將其麾下數十騎出城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乃得解餘眾未盡出仁復還突之拔出金兵賊眾乃退長史陳

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假節鎮
 荊州屯樊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
 仁將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
 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士無二心
 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為
 將嚴整奉法令鄢陵侯彰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宮為書戒彰
 曰為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即位拜仁大將軍遷大司馬
 黃初四年卒謚曰忠侯弟純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
 從圍南皮袁譚大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路
 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

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遂急攻之譚敗純麾斬
 譚首及北征三郡純部騎獲單于踰頓以功封高陵亭侯建
 安十五年卒謚曰威侯虎豹騎皆天下驍銳純以選為督撫
 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選代太祖曰純之比何可復得遂
 不選

曹爽

曹爽大司馬真之子也為武衛將軍明帝寢疾引爽入臥內
 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
 懿並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即位加爽侍中丁謚畫策
 使爽白天子轉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

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爽弟羲爲中領軍，訓武衛將軍，彥散騎常侍，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闈。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爲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懿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爽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驟斃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數百里，賊因山爲固，兵不得進。爽參軍楊偉爲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颺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司馬懿謂夏侯玄曰：「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與

平路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微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及軍退，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運轉者，死失畧盡。羌胡怨歎，關右虛耗。初，爽以懿年德，金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共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謐爲尚書。晏典選舉，軌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懿。懿遂稱疾避爽。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爲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取。州縣有司望風莫敢忤旨，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女子以爲

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僖仔教習
爲伎擅取大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
會其中縱酒作樂羲浚以爲憂著書陳驕淫盈溢之禍辭旨
甚切爽見之不悅羲數諫不納涕泣而起懿密爲之備九年
冬李勝出爲荊州刺史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
從先是爽兄弟數出游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益出
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耶懿部勒兵馬從關
下趣武庫當爽門人逼車住爽妻劉氏出至廳事謂帳下守
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
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二懿

遂得過出屯洛水浮橋奏爽罪惡令罷吏兵以侯就第爽得
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
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懿語弟孚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
送帳幔大官食具詣行在所大司農桓範聞兵起不應太后
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劍戟畧將門候南奔爽範說爽使車
駕幸許昌招外兵爽猶豫未決範復謂羲曰當今日卿兄弟
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
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者羲不能從侍中許允尚書陳泰
說爽使早自歸罪爽於是遣允泰詣懿歸罪請死乃通懿奏
事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勅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

爽弟四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還聽事。」上與兄弟共議，未知懿意淺深。作書與懿曰：「賤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於今未反。數日乏匱，當煩見餉，以繼旦夕。」懿得書大驚，即荅書曰：「初不知乏糧，甚懷跼蹐，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尊送爽兄弟，即便喜歡，自謂不死。」初，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收當治罪。當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並習兵，須三月中欲發。於是收晏等下獄。會公卿朝，臣廷議以爲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以支屬世蒙殊寵，親受先帝遺詔，託以天下，而包藏禍心，獲

棄顧命，乃與晏颺當等圖謀神器。範黨同罪人，皆大逆不道。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丁謐、父斐爲典軍檢尉。從太祖征吳，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奪官。後太祖問斐印綬所在，斐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謂左右曰：「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桓範，沛國人。明帝時爲征虜將軍，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爲岐所奏，坐免。後轉冀州牧。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北將軍呂昭才實仕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氏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爲呂昭屈也。」其妻曰：「君前在東，欲擅斬

徐州刺史衆人謂君難爲作下今復羞爲呂屈是復難爲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稱疾不赴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及宣王舉兵範突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舉手中版以示蕃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求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故吏耶何敢爾。乃開之。範出城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範見爽勸以天子詣許昌徵四方兵以自輔。爽疑範復謂義曰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耶。今日卿等門戶倒矣。義不言。範又謂義曰卿別營近在關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

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不從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謂從駕羣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已也。遂進謂帝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範曰今茲坐卿兄弟族矣。帝還宮令範從到洛水浮橋。懿呼範曰桓大夫何爲爾耶。有詔範還復位會司蕃詣鴻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所言懿忿然曰誣人以反於法何應。王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收範時持範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晏何進孫也。太祖納晏母尹氏并收養晏。其時秦宜祿兒阿朗亦隨母在公家。並見寵如公子。朗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文帝憎之。晏尚主又好

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晏母生沛王及女金鄉公主晏尚之
公主賢謂其姑曰晏爲惡日甚將何以保身母笑曰汝得無
妒耶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懿使人錄之晏母藏沛王
宮中向使者搏頰乞白活之使者以白懿懿亦聞晏婦有先
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爲沛王故特原不殺初夏侯玄何晏等
名盛於時司馬師亦預焉晏嘗曰唯淡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
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自況也
懿使晏典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與以獲宥疏丁鄧等七姓
懿曰未也凡有八族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懿曰是也乃收

晏爽從弟文叔妻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
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以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
令女復以刀截兩耳及爽被誅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
強迎令女歸微使人諷之令女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
爲信防之少懈令女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
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床席舉家驚惶視者莫不酸鼻
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自苦乃爾且夫家
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
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今衰亡何忍棄
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嘉之聽使養子爲曹氏

後

夏侯玄

夏侯玄字太初，征南大將軍尚之子也。正始初，曹爽輔政，玄以外兄弟為征西將軍、都督涼州諸軍事，爽誅徙太常。玄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光祿卿張緝同郡傾巧人也。緝以東莞太守召為光祿大夫，不得意。豐自以身處機密，子韜以列侯給事中尚齊長公主，有內外之重心，不自安。謂韜曰：「玄海內重人，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緝有才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皆不得意。汝以密計告之，緝嘗病創臥，豐遣韜省病，屏人語，緝曰：「韜尚公主父子在機近大。」

將軍秉事，常恐不見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慮者也。韜父欲與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所逃！」此事大不捷，即禍及宗族。豐又語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賢等，皆曰：「唯君侯計豐陰令弟兗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并力而起，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謂鑠等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共迫脅將羣寮人，兵就誅大將軍、卿等，當密白此意。」鑠等曰：「陛下儻不從，奈何？」豐曰：「事有權宜，臨時若不聽信，便當劫將去耳。」鑠等許諾。緝遣子邈與豐同謀起事，韜以謀告玄，玄曰：「宜詳之耳，而不以。」

事也通
不所為

史綱 卷六十二
告也。司馬師聞豐謀，問之舍人王羨。羨請以命召豐。豐若無備，勢迫必來。若不來，羨一人足以制之。豐若知謀，泄率黨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陵雲臺。臺上有三千人，仗鳴鼓會衆。如此則難圖也。師卽遣羨以車迎之。豐見劫迫，隨羨而至。司馬師責之。豐知禍及，正色曰：「卿父子懷奸，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師怒，使勇士以刀環築殺之。豐字安國，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曰：「聞有李安國。」時豐爲黃門侍郎。明帝曰：「豐名乃被吳越耶？」轉給事中，以名過其實，不大用。嘉平四年，中書令缺，大將軍師問朝臣誰可補者，或指豐。豐雖知非顯遷，而自以連婚國家，思附至尊，遂不辭。豐

明帝亦知

在中書。帝每獨召與語，師恐其議已，請豐。豐不以實告。師恨之。豐歷事二朝，不以家計爲意，仰俸廩而已。輅雖尚公主，豐常約勅，不得有所侵取。得賜錢帛，輒以施親族。及死後，家無餘積。夜送豐屍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師勅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故。太后呼帝入，乃止。弟翼妻散騎常侍荀廙姊，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書未至，赴吳。何爲坐取死？亾左右可共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吾從坐身死，二兒必免。」子斌後爲晉河南尹。旣收玄緝等，送廷尉。玄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曰：「吾當何辭？」卿便爲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

說得是

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毓涕以示玄玄視領之而已毓弟會玄不與交玄在囹圄會欲狎而友玄玄正色曰鍾君何相偏如此也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議咸以為毓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原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等皆夷三族豐子翰以尚主賜死獄中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時年四十六初夏侯霸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卒許允謂玄曰吾等無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兄弟不吾容也玄之執

也司馬昭流涕請之師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趙儼卒師昭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後至眾賓客咸越席而迎師由是惡之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許允高陽人與豐玄親善明帝時允為尚書選曹郎與陳國袁侃坐職事皆收送獄允謂侃曰卿功臣之子法應入議不憂死侃乃為受重允復吏後為中領軍有何人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投書燒之不以聞呈大將軍師及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師聞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

侃亦難得
必豐緝所
為

士大夫何為忿忿乎是時朝臣驚遽者多不獨允也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督河北諸軍事已受節傳出止待命師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此所謂著繡畫行也允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子素頗聞眾人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耳何用是為允曰卿俗士不解我以榮國耳帝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為侍中顧當與帝別涕泣欷歔會訖罷出詔促允令去有司奏允前擅以官廚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遂收送廷尉考竟減死徙邊道卒初允為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

手限緩日
懷速

夏侯女許
允妻王經
母應人列
女以三國
志無列女
傳故附見
各傳

既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人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取視之乃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之允之出為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初成然已被辱問送印者果墜於廁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妻促裾留之允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允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

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生三子奇猛允死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後移居墓所師遣鍾會看之若才德及父當收兒以語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胷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具以狀對卒免禍奇為晉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清河王經字彥緯與允俱稱冀州名士為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千匹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其母問歸狀經以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不復罪母因謂經曰汝田家子仕至二千石今可以止矣物太過不祥經不能從後為尚

不能

書坐高貴鄉公事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謂經曰人誰不死在得其死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晉武帝太始元年賜經孫郎中評曰夏侯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繼繼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乎

陳登

登傳原附呂布之後今另列云

陳登字元龍下邳人為廣陵太守威信宣布海賊薛州等萬有餘戶束手歸命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為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呂布質執之欲求和登進圍日急布刺姦張弘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伏波將軍甚得

江淮歡心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羣下以賊衆十倍於郡兵可引軍避之與以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引去登厲聲曰吾等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任南平百越吾既不能遷除凶慝何寇盜之逃耶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登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騎指賊營分兵鈔其後賊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棄船迸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賊復大興兵向郡登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密去城十里治軍營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從橫成行今夜俱起火火然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望見驚潰登勒兵追奔斬

首萬級遷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而隨之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物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備因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王儁

史綱 卷六十二
王儁字子文汝南人少爲范滂岑晡所善太祖爲布衣特愛儁儁亦稱太祖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太祖會之會者三萬人太祖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必先誅此二子儁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笑儁爲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到避地居武陵歸者百餘家帝之都許徵爲尚書又不就劉表見紹嚙陰與紹通儁謂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漠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儁以壽終太祖平荊州自臨江迎喪改葬於江陵其外傳而

荀彧

荀彧字文若緄之子也彧年少時南陽何顥異之曰王佐才也董卓之亂彧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會冀州牧韓馥遣騎迎彧彧乃將宗族從馥留者後多爲李傕所殺畧彧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度紹終不能成事時太祖在東郡彧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興平元年太祖領兖州牧親征陶謙使彧守甄城任以留事張邈陳宮以兖州反潛迎呂布使人告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速供軍食彧知邈有變卽勒兵

設備。豫州刺史郭貢帥兵數萬，突至城下，求見彧。彧將往，夏侯惇等曰：「何知貢不與布同謀？君一州鎮，不宜輕往。」彧曰：「貢與邈等分非數結，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懷嫌疑，彼必怒而成謀。貢見彧無懼意，遂引去。」彧使程昱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

不可以不先定。宜急分討陳宮，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間大收熟麥，一舉而布可破也。今舍布而東，多留兵，則力不勝敵。少留兵，則後不自固。布乘虛寇暴，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亾也。公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堅壁清野，以拒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矣。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初，太祖征陶謙，破彭城，傳陽謙退保鄒。太祖攻之不能克，乃還。過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自三輔遭董卓之亂，百姓流

移東出多依彭城間至是殲焉凡殺男女數十萬人泗水爲之不流五縣無復行迹故或云然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建安元年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衆以爲不可或勸太祖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念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

聚議未命
操心

爲累明矣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悔之亦無及矣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太祖大將軍進或爲侍中守尚書令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彊太祖東憂呂布南拒張繡繡敗太祖軍於宛紹益驕與太祖書言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或入見太祖以紹書示或或曰古之成事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劉項之興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耳紹外寬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

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聞者，多歸之。公行已謹儉，推心待人，與有功者無所恡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雖彊，其何能爲？太祖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恐紹侵擾關中，北引羌胡，南誘蜀漢，則是我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比公安定山東，亦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操乃表。繇都督關中諸軍。三年，太祖旣破張繡，東擒呂布。

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爲之謀，審配逢紀任其事，顏良文醜統其兵，殆難克也。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法，必不能縱。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匹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五年，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盡，與或書，議欲還許以致之。或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紹能聚人而不能用，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

史綱 卷六十一
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屈，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堅壁持之，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或所策。六年，太祖欲因紹新破，以其間討劉表，或曰：「今紹破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太祖復次於河上，紹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尚、八年，太祖表封或爲萬歲亭侯。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諮或，或謂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

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或勞軍於譙，因輒留或，叅丞相軍事。太祖軍至濡須，或疾留壽春。太祖饋或食，發之乃空器。於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謚曰敬侯。明年，太祖遂爲魏公，或常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稷、契、皋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間，世祖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旣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於當時，揚名稱於後世，豈不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稽治化

於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真，以敦教化，則王道濟矣。太祖嘉納之。司馬懿常稱吾自耳日聞見，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徐爰曰：荀或中，怡以行觸樹枝成岐，謂之為善，因而弗改。今怡本末有岐，自或始也。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為報怨，完得書以示或，或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為之備，或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且吾以微功見錄，位為宰相，豈復賴女寵乎？」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

本字疑衍

又三陽驚

與父書言辭悖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或曰：「昔已嘗為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或又驚曰：「誠未語公耶？」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憂，故不言耳。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無對，謝闕而已。太祖以此恨或，而外含容之。至董昭建魏公之議，或意不同，欲言於太祖，及齋璽書犒軍，欲饗禮畢，或留請問。太祖知或意，揖而遣之，或遂不得言。或子粲，字奉倩，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粲兄侯難之曰：「易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為不可得而聞哉？」粲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

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以盡言此非達乎言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當時不能屈也。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攸或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諸兄怒而不能廻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時有格而不相得。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騎驛。夏侯玄亦與粲善。粲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粲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嘑粲粲不哭而神傷嘏曰婦人才色並茂子

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嘗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范曄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倒懸矣。荀君乃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崇明王畧以急國艱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爲中賢以下道無求備。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方時運之迤邐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執彊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金也。蓋取其歸

真說吳
後人附
今於刪
第子傳
刪

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殺身亦非或所也蓋其

荀攸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祖曇廣陵太守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奸衢推問果殺人亡命者為黃門侍郎董卓徙長安攸與議郎何顥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殺函輔王室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顥攸繫獄顥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太祖迎天子都許荀或薦攸徵為尚書建安三年從征張繡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共

神矣之舉

也其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若急之勢必相救太祖不遂進軍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故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自宛征呂布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還襲呂布不可攸以為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眾心未一可破也太祖曰善進至下邳布戰敗退而固守攻之不拔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城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太祖援白馬還遣

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卒與太祖遇諸將請輜重還營攸曰此正所以禽敵也太祖曰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兵擊大破之斬其將文醜太祖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太祖曰紹運車日暮至其將韓莫銳而輕敵可破也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七年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明年太祖欲征劉表而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彊宜先平之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紹據四州之地以寬厚得衆借使一子和睦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

構怨勢不兩全及其亂而取之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復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陵樹亭侯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也又曰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病世子問疾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從征孫權道卒太祖言之則流涕

賈詡

賈詡字文和，姑臧人。少時，漢陽閻忠異之，曰：「良平之才也。」察孝廉為郎，以疾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十數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久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氐，氐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董卓入洛陽，詡為討虜校尉，卓瑁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死，眾恐懼。李傕、郭汜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眾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若不濟，走未後也。」傕乃西攻長安，入之。傕等欲封詡，詡曰：

或首

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乃拜詡尚書典選舉，催汜闕長安中，和出天子祐護，大臣詡有力焉。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與詡同郡，遂去。傕託熲，詡素知名，為熲軍所望。熲內恐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或謂詡曰：「熲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熲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我去必喜。又望吾結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俱全矣。」詡遂往。繡執禮甚恭，熲果善視其家。詡說繡與劉表連和，大祖北征繡，一朝引軍退，繡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繡不從。

史綱 卷六十一
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追之，更戰必勝。繡曰：不用公言，故敗。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遂追戰，果得勝而還。繡請其故，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退，曹公必自斷後。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被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曰：何至是？若此，當何歸？詡曰：當歸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與曹為讐，歸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

宜歸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宜從三也。繡遂率衆歸太祖。太祖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為金吾將軍，封都亭侯。袁紹圍太祖於官渡，太祖糧方盡，以問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別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以詡為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江楚

之饒以饗吏士。撫定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太祖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請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為可。偽許之。復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太祖曰：解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而已。文帝從之。太祖嘗屏左右問詡。詡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太祖大笑。太子遂定。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疑。闔門自守。無私交男女。嫁

禍諫妙

娶不結高門。文帝即位。以詡為太尉。帝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曉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者。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文帝不納。後與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詡年七十七卒。

張範

張範字公儀。修武人。祖歆。為漢司徒。父延。為太尉。太傅袁隗。

史綱 卷六十一
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恬靜樂道，淡於榮利，徵命皆不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爲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衆，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爲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今欲誅卓，衆寡不敵，且起倉卒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釋所歸附，待時而動。」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遣承與相見，術問曰：「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上地之廣，士民之衆，欲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疆，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而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時太祖將征

冀州，術復問曰：「今曹操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衆，可謂不量力矣。」子以爲何如？承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承去之。太祖遣使迎範，範以疾留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以爲諫議大夫，範子陵及承子畿爲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以兒相還，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畿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之，悉以還範。太祖自荊州還，範見於陳，以爲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文帝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弟禮，範救恤窮乏，家無餘財。建安十七年卒，承爲趙郡太守，政

化大行太祖將西征徵承參軍事病卒
 涼茂字伯方山陽人為樂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
 遣之官茂終不為屈度謂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
 吾欲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又
 謂茂曰於君意何如茂曰此者海內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
 十萬之眾安坐而觀成敗為人臣者固若是耶曹公憂國家
 之危敗愍百姓之苦壽率義兵為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
 以海內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將軍乃欲稱兵
 西向則存亾之效不崇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皆震動良

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還為魏郡太守遷太子太傅卒

國淵

國淵字子尼太祖辟為司空掾屬每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
 退無私焉太祖征關中以淵為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
 間銀等既破破賊文書舊以一為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
 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
 功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
 恥之太祖悅遷魏郡太守郡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
 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引二京賦淵勅功曹
 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造就

師功曹差三人淵引見語以所學未博可求能讀二京博物之書者從受之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親舊以恭儉自守卒官

田疇

田疇字子泰無終人好讀書擊劍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身備宗室遺老欲奉使展効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推疇虞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

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願從者三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疇因說虞曰公孫瓚阻兵安忍不早圖之必有後悔虞不應疇乃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徑而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固辭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謂疇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疇曰漢室衰頽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今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旣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行事如此則燕趙之士豈復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乃縱遣之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

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中山營，渡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其長而賢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共推疇，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又制嫁娶之禮，興講授之業，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遣譯使致貢遺，袁紹遣使招命，又卽授將軍印。疇皆不納，紹死，其子尚又辟之，疇終不行。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未至，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致，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來，

而君若恐不及何也？」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拜爲蓐令，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潭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不得進，未免懈弛，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擒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進。」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

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出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
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
還入塞論功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為君難率眾遁
逃反以為利非本意也固讓不受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
遼東斬送袁尚首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弔祭太祖亦不問
從征荊州還太祖追念疇功乃復封以前爵疇上疏陳誠以
死自誓太祖不聽命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劾疇宜免
官加刑乃下大臣博議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
奪以優其節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喜太祖語惇曰
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太祖

所戒疇揣知其旨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
殷勤曾不能顧乎疇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
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爵祿哉將軍雅
知疇者猶復如此必不得已請效死自刎於前言未卒涕泣
橫流惇具告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十
六卒

王脩

王脩字叔治營陵人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以來歲鄰里社
脩感念母哀甚鄰里為之罷社北海孔融舉脩孝廉以亂不
行郡中反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赴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

史記 卷六十一
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袁譚在青州辟脩爲治中從事
譚敗劉詢起兵潔陰諸城皆應譚歎息脩曰東萊太守管統
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譚以統爲
樂安太守譚欲攻尚脩諫曰兄弟相攻擊敗亡之道也夫兄
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手足曰我必勝可乎夫棄
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鬪其間以求一朝
之利願塞耳勿聽斬佞人睦兄弟以禦外侮譚不聽遂與尚
相攻擊太祖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
兵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
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命脩督軍糧譚之破諸

城皆服唯管統以樂安不從命太祖既獲管統命脩斬其首
脩以統亡國之忠臣解其縛與謝太祖太祖悅而赦之遷爲
奉常嚴才反與其徒屬攻掖門脩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
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
相國鍾繇謂脩曰舊制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
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東太守公孫
康之友備其家政得脫往投原曰弟烏入懷原曰安知斯

安太守譚欲攻尚脩諫曰兄身相攻擊敗亡之道也夫兄
新書繼其讜法執鞬書表恢難之義與之謀卒勝可乎夫車
休困輪溢階前日書歸哀姓南變火噴奔其剛前日食其
蠶悲至宮門太賦奔離鐘臺望良之日於來昔必王賦前出
奉常魏太又與其封國交姓門前聞變各車馬未至則殺官
前以孫人園之忠思繼其餘與曠太賦太賦外而姓之數為
姓皆逃與管孫以樂帝不盜命入脈瑪獲管孫命前博其首

史緯卷六十二

三國志魏書四

列傳

邴原

邴原字根矩北海人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
黃巾起原將家屬客遼東同郡劉政有勇略遼東太守公孫
度忌之收捕其家政得脫往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
懷之可入耶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
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為已害今政已去君
之害除矣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有志略也今政已免

酬原別傳
甚佳志皆
不錄太失
之簡

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在
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教授之聲不絕。後歸太祖。
辟爲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沒。太祖欲求合墓。
原辭曰。非禮也。原之所以見容於明公者。以能守禮也。若聽
明公之命。而放棄典禮焉。以原爲哉。太祖乃止。徙爲五官將。
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太祖征吳。原從行。卒。原別傳曰。
原家貧。早孤。隣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
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學者。皆具有父兄。一則羨其不孤。
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故涕零也。師哀之。爲之泣曰。欲書
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當相教。不求資也。於

是遂就書。一冬之間。通孝經論語。及長金玉其行。欲遠游。
安丘孫崧謂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曰。然。崧曰。鄭君博
聞彊識。鈞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是以
鄭爲東家丘也。原曰。先生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
不同。故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
不如海之深。入海者不如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
君以僕爲西家愚夫耶。崧謝之。因曰。兗豫之士。吾多所識。未
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違其意。持書而別。原以爲求師
啟學。志高者進。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乃藏書於家。而行原
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回口。單步負笈。至陳留。

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崧解不致書之意、時孔融在郡、教曰、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為計掾、彭璆為計吏、原為計佐、融有所愛、常盛嗟嘆之、後忿恚欲殺之、朝吏皆請其人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為請、融謂原曰、眾皆請、君何獨不、原曰、明府於某本不為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受恩未有在、而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之、則推之欲殺其身、原思

交性
方爾

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擢之、今辜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己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大笑曰、吾乃戲耳、原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為戲者哉、融無以答、是時、漢朝凌遲、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曰、修性保真、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

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雋乂。國之將隕。釐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為已任。授手援溺。振民于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原遂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辨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山。孔融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故遣五官掾奉問。舟楫之勞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某爽

爭臬言之。太息。原在遼東十餘年。及遁還。南行已數日。而南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鷄之網所能羅矣。又曰。吾自遣之。勿復求也。時鄭玄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儒雅之士集焉。原以高遠清白。願志澹泊。英俊之士尚焉。故青州有邴鄭之學。太祖為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太祖北伐。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日。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而原至。門下通謁。太祖驚喜。摩履而起。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及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太祖曰。此君名重。乃傾

身經 卷之六十三
士大夫心苟或曰此一世異人公宜盡禮以待之太祖曰固
孤之宿心也常以疾病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曾見河南
張範欲效之太祖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聞張子頗欲
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魏太子為五官中郎將賓
客如雲而原自非公事不妄造太祖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
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於是轉五官長
史令曰子弱不才貪欲相屈以匡勵之太子燕會衆賓客百
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
救若耶父邴衆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獨無所言太子
諮之於原原勃然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原卒後永寧太

僕東郡張閣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閣曰張子臺視之若
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似
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患禍當何從而來世
有好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張範欲效原而見凱張
閣未嘗學原而見稱善
學不在
踐迹也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年十六喪父贈賙悉不受稱財以送終
長八尺美鬚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俱游學于異國並敬
善陳仲弓天下大亂遂與邴原王烈等至遼東公孫度虛館
以候之寧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為廬鑿坏為室

時被難者多居於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還意衆多來就之而居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太祖爲司空辟寧度絕命不宣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招禍之道也密令西還度子康代居郡厚禮之欲官寧以自輔而終不敢言寧所居屯落會井而汲男女雜錯每爭汲鬪閱寧患之乃買器分置井傍汲水以待之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爲乃各相責不復鬪訟隣人有牛暴寧田寧爲牽牛著涼處自飲食之過於牛主牛主得牛自慙若犯嚴刑是以禮讓移於海表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

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徵寧時康在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康孽子淵有雋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受徵恭送之南郊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資遺皆受而不辭既西渡盡封還之寧在遼東積三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僭號稱王明帝使司馬懿征滅之死者萬計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所乘舩無恙時晦夜船人惶惑望見火光輒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同舟咸異以爲神佑焉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卽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遂下詔以寧爲光祿勳勅青州刺史命別駕從事郡丞

掾奉詔以禮發遣詣行在所給安車使從茵蓐道上厨食土
 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固辭自黃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
 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為守節高乎審老疾尪頓邪喜止
 言寧有族人管貢為州吏與寧隣北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
 寧常着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閭庭能自任杖不
 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彊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
 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
 特加觴泣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
 手足闕於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者
 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為守高

也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踞其榻
 上當膝處皆穿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
 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伏見太中大夫管寧韜古今
 於勝懷包道德之機要羈旅遼東三十餘年潛化傍流暢於
 殊俗黃初四年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行遇屯厄
 遭罹疾病文皇帝即拜太中大夫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為光
 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
 倦偃息窮巷并日而食吟咏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
 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厥始終殆
 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

龜以上良佐况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棲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祚纂承洪緒宜繼二祖賓禮儁邁以廣緝熙寧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前世王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問道上正旋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敘必有嘉猷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跡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合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雖出處殊塗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初寧妻卒知故勸更娶

禮廢揚明
康聘也

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時鉅鹿張璠字子明袁紹前後辟命皆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遷居任縣太祖為丞相辟之復不至青龍四年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嶷然磐峙倉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常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詔班天下任令于綽密以問璠璠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氏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鴛之鳥巢璠門陰璠告門人曰夫戴鴛陽鳥而巢

史綱 卷之六十三
門陰此凶兆也。乃援琴歌咏，作詩二篇，旬日卒。年一百五歲。穎川胡昭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太祖爲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司馬懿爲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懿，昭聞步涉險阻，邀生於嶠澠之間，止生，生不肯，昭哭泣，生感其義，乃止。昭因斫棗樹共盟，而別。昭雖陰有德於懿，口終不言，信行著於鄉隣。建安十六年，馬超叛，百姓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饑乏漸相劫略，昭解之所居部落三百里中，無相侵暴者。三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

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憚遠役，民孫狼等因興兵爲亂，殺主簿固，率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民，狼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爲賊寇，到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不得犯胡居士部落。一川咸賴，昭見人無不愛，雖僕隸必加禮，外全乎俗，內秉純絜，心非其好。雖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熹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又有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中平末，白波賊起，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東客揚州，建安中西還，武陽詣太陽占戶，先獨竄於河濱間，太陽長謂爲亡士，欲遣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廩日五升，童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

其拮拾不取大穗、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爲裳、科頭徒跣、每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埽其中、營木爲牀、作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構火以自炙、呻吟獨語、飢則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邂逅與人相遇、輒下道藏匿、嘗持一杖南渡水、輒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先見漢室衰、乃絕口不言、魏熹平中、太守賈穆過其廬、先見穆再拜、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爲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我與卿語、卿不應我、如是我、不中爲卿作君、當去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年大發、卒伐吳、有竊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應而歌曰、祝嘏祝嘏、非魚非肉、更相

追逐、本殺牂羊、更殺殺羆、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乃推其意、疑牂羊謂吳、殺羆謂魏、於是人僉謂之、隱者也、司馬師使議郎董經密往觀之、乃奮其白鬚、爲如與之有舊者、經曰、阿先濶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受武陽恩、復曰、念武陽不邪、先乃曰、已報之矣、經復挑與語、遂不應、經以爲大賢、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冬雪大至、先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年百歲餘、乃卒、故梁州刺史耿叡、以先爲仙人也、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考之於表、可畧而言矣、夫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所不可絕者、親

人隱者
人無所
不可

戚也。今焦先釋衣服，離室宅，絕親戚，閉口說，曠然與造物游。合至道之先，出羣形之表。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顧。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測度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神。遭驚急，不以迫其慮。離親愛，不以累其心。舍足於不損之地，居身於獨立之處。行近巢許，壽越願期。雖上識不能尚也。自羲皇已來，一人而已矣。又有寒貧子，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關中亂，南入漢中。漢中破，隨衆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居窮巷小屋，富貴人與之衣食，不受。行乞

以自給，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不答。因號之曰寒貧子。或素與相知者，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言。淮因與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胸，糒一升而止。

崔琰

崔琰，字季珪，清河人。大將軍袁紹以為騎都尉。紹治兵黎陽，琰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於官渡。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為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也。」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

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爲先斯
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太祖征并州留
琰傳文帝於鄴世子出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曰夏后殷
鑒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爲忌言近事之得失不可不深
察也袁族富彊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所以擁徒百
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
所思者德况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深惟儲副以身
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驚而臨險志雉兔之小娛忘
社稷之爲重斯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寒衆
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謝焉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

立太子臨苗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密訪於外琰板
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
統琰以死守之植琰兄之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遷
中尉琰有威望眉目疏朗鬚長四尺太祖敬憚焉嘗薦鉅鹿
揚訓太祖卽辟之及太祖爲魏王訓稱贊功德時人或笑訓
希世浮僞謂琰爲失舉琰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
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
理也有白琰此書者太祖以爲琰腹誹心謗收付獄髡刑輸
徒白琰者復云琰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太祖遂欲殺之
乃使大吏往經營琰教吏曰三日期消息琰不悟後數日吏

白琰平安。公忿曰：「崔琰必欲使孤行刃鋸乎？」吏以告琰，琰謝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殺。琰與司馬朗善，朗弟懿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剛斷英特，殆非子之所及也。」琰從弟林，少無名望，琰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致遠，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名之曰：「孫剛簡能，斷盧清謹明理，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鼎輔明帝時，林常與司空陳羣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邈近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何夔陳郡人，為長廣太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縣人管承徒

衆三千餘家，為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恐夷滅，必并力戰鬪，攻之既未易拔，勝之必傷吏民，不如喻以恩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為陳成敗，承等皆請服。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初立，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以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以明罰勅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法禁，恐或不從教者，不得不誅，非觀民設教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為此郡

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制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不治矣太祖從其言入爲丞相東曹掾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爲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別矣又可修保舉不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與選曹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旣建拜尚書僕射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夔不合尚書傅奕謂夔宜少下之

夔曰儀所爲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奸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儀果以凶僞敗文帝爲太子以涼茂爲太傅夔爲少傅及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乃以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文帝踐祚封成陽亭侯卒

鮑勛

鮑勛泰山人太祖始起兵於巳吾勛父信以兵應太祖太祖表信行破虜將軍時袁紹衆最盛豪傑多向之信謂太祖曰夫畧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疆必斃君殆天之所啟太祖甚親之紹奪韓馥冀州信謂太祖

曰、奸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嚮應者、義也。今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生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太祖喜之。太祖爲東郡太守、表信爲濟北相、會黃中大衆入州界、劉岱欲與戰、信止之、信不從、遂敗。太祖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擊之於壽張。與信出行戰地、後軍未至、卒與賊遇、遂接戰、信殊死鬪、以救太祖。太祖僅得潰圍出、信遂沒。太祖追錄信功、表封信長子邵、新都亭侯、辟劭丞相掾、出爲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爲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太子數爲之請、劭具列上、太子悲望甚、文帝受禪、劭以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將出游獵、

劭諫曰、陛下以孝治天下、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帝手毀其表、出爲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懿、舉劭爲宮正、宮正、卽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僚嚴憚、罔不肅然、六年、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劭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劭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太守孫資、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劭以塹壘未成、解

止不舉太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紕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
事收付廷尉廷尉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
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太尉鍾
繇司徒華歆等奏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廷
尉高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
廷尉考竟勛乃遣柔還寺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
崩莫不為勛歎恨

司馬芝

司馬芝溫人也太祖平荊州以芝為管長郡主簿劉節舊族
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為盜賊入亂吏治芝差節客王同等為

兵節藏匿不遣太祖在濟南芝馳檄濟南具陳節罪請以節代同行太守

郝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同青州謂芝以郡主簿為兵云遷
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厠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
刑罪之失在於苛暴今賊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
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其宥所疑黃初中為河南尹
為教與羣下曰蓋君能設教不能使吏不犯也吏能犯教而
不能使君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失也犯教而聞吏之禍
也君失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埤也可不各勉之哉
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符曹
執為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

無湖山名

之既寬平
後能執正
謂不吐
不茹矣

其寢勿問。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澗神繫獄。卞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輒勅洛陽獄考竟，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既定，黃門吳達詣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上聞聖聽，若不不得已，以垂宿留事，不早斷，由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勅縣考竟，擅行刑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何謝之有？後為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未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為急，方今

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為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種麥，獲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運輸，除道理，梁瑾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為農事，也不宜復以商賈雜亂。明帝從之，卒於官。子岐嗣，為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屬縣，縣請豫

治牢具。岐曰：今囚既多，雖有巧詐，理難符合。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得其情。一朝決竟，遂超為廷尉。是時大將軍爽專權，尚書何晏、鄧颺等為之輔翼。南陽圭泰嘗以言迂旨，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重刑。岐數颺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乃欲肆其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離心解體乎？颺慙而退。岐恐久獲罪，以疾去官卒。

鍾繇

鍾繇，字元常，潁川人。獻帝都許，拜尚書僕射。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疆兵相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乃表繇持節督

關中諸軍，匈奴寇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守郭援到河東，眾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疆接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畏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輕渡汾，濟水未半，擊破之。初，援遣使與馬騰、韓遂連和，騰等許之。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兵雖疆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

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罰罪將軍將為誅首矣騰
 懼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與繇會擊援大破之斬援降
 單于魏國初建遷相國太子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言
 密使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曰不煩一介之使不損
 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繇報曰
 在昔和氏殷勤忠篤今幸紆意是懷悅懌文帝踐阼遷太尉
 明帝即位封定陵侯遷太傅繇有膝疾司徒華歆亦以高年
 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
 以為故事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議者以為非
 悅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詔曰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

此謂罪輕
 死而可
 者耳

公卿當善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繇上疏曰大
 受命繼蹤虞夏漢文革法不合古道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
 復古刑為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
 謂斬趾可以禁惡而大辟不可復生今羣臣共議書云皇帝
 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
 下民之有辭者也今若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
 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雖刑其足猶任
 生育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今天下人少
 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
 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若誠行之斯民永濟詔公卿羣

僚平議、司徒王朗議、繇欲減大辟之條、益以刑刑之數、此卽起偃爲、豎化屍爲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讐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所欲重之髡刑、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德、外無以刑易鈇、駭耳之聲、議者多與朗同、帝以吳蜀未平、遂寢、太和四年、繇卒、諡曰成子、毓嗣、爲散騎侍郎、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毓言策貴廟勝、功尚帷幄、故

不下殿堂、而決勝千里之外、陛下宜鎮守中土、以爲四方之援、遷都督荆州諸軍事、卒、袁宏曰、夫民心本全、而不能常全、蓋利用之物、縣於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有進取貪競之行、希求放肆之事、進取不已、則苟且徼倖之所生也、希求無饜、則奸僞忿怒之所出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故先德化以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刑者守圉、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者也、荀卿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

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傷害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明其善惡，所以潛移其情，消之於未殺也。示之恥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刑也。故下之過微，而上之刑輕，其終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能移也。雖殘其一，支刑其一，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德。公卿大夫相與恥言人過，文帝登朝，加以玄默，張武受賂，賜金錢以愧其心。吳王不朝，錫几杖以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流篤厚，斷獄四百，幾致刑措。豈非德刑兼用，已然之效哉。今天辟之罪，與古同制，免死已下，不過

五歲，既釋，錯鎖復得齒於人倫，是以民無恥惡，數為奸盜。刑徒多而天下亂也。苟教之所去，罰當其罪，一離刀鋸，沒身不齒。鄉鄰且猶恥之，犯法庶乎寡矣。今不忍刻截之慘，而安勦絕之刑，此有國所宜改者也。井田封建肉刑法非不善後世總不能行亦存其論而已

華歆

華歆破壁執后餘不足觀存而不刪所以醜之也

華歆字子魚，高唐人。歆與邴原管寧相善。時人號二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曰：「今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已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

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日磾辟歆為掾東至徐州詔拜歆豫章太守孫策畧地江東先遣虞翻說歆歆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策既下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策前便向歆拜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待以上賓之禮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眾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孫策死太祖表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始交

臣朗猶戰
文而降華
矣并不戰

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物也權乃遣歆賓客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賓客曰本無相拒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軍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諸君為之計眾乃各留所贈歆至參司空軍事轉尚書令文帝嗣王位拜相國及受禪三公已下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徒而不進爵久之文帝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喜形於色而相國及公獨不怡者何也羣起長跪曰臣與相國會事漢朝心雖喜悅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帝大悅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

真和盤托
出矣

擔石之儲太和五年卒

王朗

王朗字景興東海人爲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畧地朗功曹虞翻以爲不能拒不如避之朗以身爲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自稱禽虜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太祖表徵朗策遣之太祖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雋才大志張昭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瑜江淮之傑攘臂而爲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爲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遷大理及孫權稱臣太祖遣人告朗朗答曰孫權前

有愧儒雅

賤自詭躬討虜以補前愆後疏稱臣以明無二牙獸屈膝言鳥告歡明珠南金遠珍時至情見乎辭效著于功三江五湖爲沼於魏西吳東越化爲國民鄢郢旣拔荆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勢以成重休累慶雜沓相隨承旨之日撫掌擊節情之畜者辭不能宣文帝踐阼爲司空朗奏曰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十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釀醉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廐則駢駮駙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

三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幸車千乘。大官賜宮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爲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猥威儀繁富。隆於三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者。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旣違。繭粟慤誠之本。掃地簡易之旨。又失替質而損文。避秦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盛明之時。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旣已屢改於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旣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

皆壇而埒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禩所以祈休祥。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雖且萬人。或商賈游墮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旣不簡練。又希更戰。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旣久屯。而不務管佃。不修器械。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而弢甲。放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豐。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

時孫權稱
臣故止云
巴蜀

史記卷之六十三
大並勤稼穡止則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
暴繇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
死今之謂矣糧畜於食勇畜於勢坐曜威烈而衆未動畫外
之蠻必稽顙效用不戰而定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
功成遠矣若奸凶不革遂逃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
吾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之衆臨彼倒戟折矢
之羣伐腐摧枯未足以爲喻也建安初孫權遣使稱藩而與
劉備交兵詔議當興師與不朗曰天子之軍重於華岱誠宜
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孫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
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其執然後選持重之將承

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
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爲先征帝納其計孫權欲遣子登入
侍不至帝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
爲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都護奏議以爲宜遣侍子以黜
無禮且吳淠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
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與人未暢聖旨當謂
國家愠於登之逋留是以爲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爲
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小猶未足爲慶設其傲狠殊無入志
爲損威望爲累不細臣以爲宜勅諸將明奉禁令外曜威烈
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執不可動計不可測時帝

史記 卷之六十三
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乃詔三公曰：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迷而知反，失道不遠。今將休息，樓備高山，沉權深淵，割除擯棄，投之畫外。明帝卽位，進封蘭陵侯。朗議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猶然，或易世而改，其後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易知。載漢之事曰：建元、元光元年，則繁而難志。宜若古稱元而已。帝不從，詔曰：先帝卽位之元，則有延康之號。受禪之初，亦有黃初之稱。今名年可也。於是尚書奏：宜爲太和元年。時方營修宮室，朗上疏曰：

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累事外者，簡內。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闔，使足列朝貢，修城池，使足成國險，其餘一切罷之，以勤耕農，習戎備爲事。民充兵彊，而寇戎不賓，未之有也。轉爲司徒，是時屢失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旣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與房，藩王未繁於掖庭。

如何一意
或有所

與
文王則百
斯男一云
十子再云
二五主正
相信之也

之眾室以成王為喻雖未為晚取譬伯邑則不為夙周禮六
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為限至於秦漢之
末或以千百為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甚鮮明則
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在於務廣也老臣悽悽願國家
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五五用為伊邑且少小
尚應云乳食太飽
常苦被褥秦溫柔膚弱體難以防護若常令少小之緇袍不
與堪作太保
至於甚厚則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漢魏之禮公主
居第尚公主者來第成婚即以為不可其後乃革太和二年
卒子肅嗣肅字子雍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太司馬曹真征
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士不

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况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
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眾逼而不展
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
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
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
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水
雨艱劇休而息之後日有豐乘而用之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矣於是遂罷又上疏曰除無事之官損不給之祿使官必有
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
宜也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

樂會可窮
日或可卜
夜大祀晏
朝而退安
能徧舞
四夷之樂
悉去於外

反走之周昌武帝逢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
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
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以光宣聖緒又上議曰
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天地之性貴質者謂其器之不文
耳不謂庶物當減之也禮天子宮縣舞八佾今祀圓丘方澤
宜以天子制設宮縣之樂八佾之舞奏可肅又曰說者以為
周家祀天唯舞雲門祭地唯舞咸池宗廟唯舞大武似失其
義周禮賓客皆作備樂左傳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六
代之樂也天地宗廟事之大者賓客燕會比之為細可以燕
樂而踰天地宗廟之樂乎又周官鞀師掌教鞀樂祭祀則帥

如歌者在
上如竹不
動並奏耳

其屬而舞之鞀東夷之樂也又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
哥祭祀則次而哥之燕亦如之四夷之樂乃入宗廟先代之
典獨不得用夫作先王樂者貴能包而用之納四夷之樂者
美德廣之所及也太祖高祖宜兼用先代之舞奏可遷祕書
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問宮室盛典民失農業有稽限者帝
親詰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
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以安靜遐邇之時也今宮室未
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見在作者三四萬人九龍
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近又將畢惟泰極
以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臣願陛下發德音下明

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隱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替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徒營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以爲自今已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後有事，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

爲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是死也，無使汗於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夫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于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可戲，而况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也。帝嘗曰：漢桓

相傳史記
在於腐刑
之後與肅
言不同

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乎雲何得
不死肅曰雲爲言雖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欲盡心補國且
帝王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容受直
言可以廣德宇於天下臣以爲殺之未必是也帝又曰司馬
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
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
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與已本紀覽之
大怒削而投之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
而不在於史遷史記此兩紀有錄無書今武帝紀後人所作
也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

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徒
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
世惡人矣徙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於武庫屋有司以爲
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
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遷河南尹嘉平六年
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師問其故肅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
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正者歸德唱亂者
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師謂肅
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
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

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士崩之執矣。甘露元年卒。肅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宮。時大司農董遇亦著經傳傳於世。遇字季直。弘農人。太祖西征過弘農王家。疑欲謁顧問。左右莫對。遇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卽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爲君。弘農王卽昨旣淺。又爲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過遇善。左氏傳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云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何謂三餘。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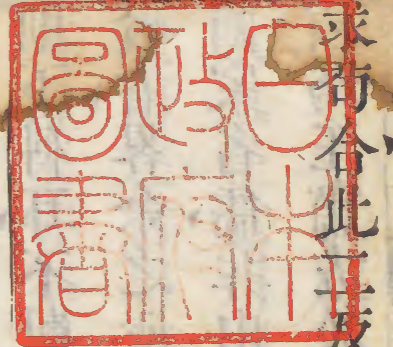
日之餘。陰雨者晴之餘也。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魏畧以遇及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等七人爲儒宗。其序曰：正始中有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嗟夫。學業沈墮。乃至於此。是以常區區貴乎數公者。處荒亂之際。而守志彌敦也。洪新豐人。馬超反。劫洪將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爲作之。司隸鍾繇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夏、天水人。天水舊有姜闇。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爲軍家。不爲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東詣京師。太祖

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使囚引夏關移潁川收捕繫獄時
太祖在冀州聞之撫掌曰夏無罪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使
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黃初中爲祕書丞帝每與夏推論
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薛君而不名夏居甚貧帝顧其
衣薄解所御袍賜之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
咨論而外啟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謂休曰此君祕書丞
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太和中常以公事移蘭
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祕書署耳謂夏爲不得儀推之夏報曰
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後數歲
病亡勅其子無還天水禧京兆人常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

有識之言

曰天下兵戈猶未息如之何豢從問左氏傳禧曰欲知幽微
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
直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豢因從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
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魚豢曰學之資於人也其猶藍之染
於素乎故雖仲尼猶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况凡品哉且世人
所以不貴學者必見夫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四方故也是
則下科耳不觀中庸以上材質適等而加之以文乎今此數
賢者畧余之所識檢其能事誠不多也但以守學不輟乃爲
國家名儒非由學乎由是觀之學其胡可以已哉評曰劉寔
以爲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

經學問所



求苟合此其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却後二反却好

嘉永三

目錄之旨

義不射時文亦咬臙臙魚參曰學之資也人出其誰盡之樂
直卧海普耳不呈辭意也參因資問精漸猶養神管手問案
莫若其人倫之孫莫若漸參端山川草木之各莫若端全升
曰夫不共丈離未息咬之何參資問全升與漸曰始成幽

